

宋吳曾纂
能改齋漫錄

第三冊

進步書局
校印

能改齋漫錄卷四

宋 臨川吳曾虎臣纂

辨誤下

羊舌族氏

歐陽詢藝文類聚羊門記一事云晉有獐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獐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不記所出。予按叔向得姓久矣。蓋謂所聞之誤也。左氏春秋傳曰。閔公二年。晉羊舌大夫為軍尉。杜預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穎達曰。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故為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舌存。因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甫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為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為董祀妻蔡琰文姬為胡騎所獲。歸作詩二

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荊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說。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又按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遠集世名流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觀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閒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羽林名軍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屬光祿勳。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為主之羽翼也。予以顏說為非。按晉志。羽林軍四十五星。在營室南。

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集論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義。遂註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約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李。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以上皆濟翁說。予按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注云。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蓋李理字異。為義則同。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為吏。故為行人。使人。濟翁以李字作使。而專以李為使是矣。若行理之命。亦可以一例作李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為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官也。乃知古昔多以李為理。

以言餽之

王觀國學林新編孟子曰。是以言詒之也。趙岐曰。詒。取也。孫奭音義。以古書等。並無此詒字。郭璞方言。音泰。謂挑取物也。觀國以玉篇有之。達兼切。古甜字。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孫義不合爾。予以為不然。璞文在前。則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晉魏以來續撰者。按管子地數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此啗字與詒字雖異。其義則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書字多借用。難可一概論也。

湘君湘夫人

樂府叙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於鵲汭。舜既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舜死於蒼梧。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始皇帝曰。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言。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正妃。故曰君。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自得稱君也。以上皆樂府叙篇。余嘗攷之。若叙篇。以郭璞王逸為失者。甚當。然山海經列仙傳湘中記韓

愈碑亦未為得。按禮記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
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
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
而九合十三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凡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云：長
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巳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為
有據。依又按秦紀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為溺死，益非矣。諸人皆以為二女當以
檀弓世紀有三妃為正。

長頸高結喉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洪慶
善云：張右史本無高字，中字只是長頸而結喉，又作楚語，以予考之，張本非也。予按
揚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故左思魏都賦：斥蜀云：或魍髏而左
言，或鏤膚而鑽髮。古多借字，以魍髏為椎，以結為髻。故退之序：長頸而高結句，始於此。
蓋言髻之高也。後漢東夷傳云：魍髏露紒。章懷注云：魍髏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
科結也。紒音計。史記朝鮮傳：魍髏結蠻夷服。前漢朝鮮傳：椎結蠻夷服。一以為魍髏，一

以為椎結。一以為魁綸。然則魁椎魁一音。紒髻結一音。魁有高之義。章懷以魁頭為科頭。其論太執矣。後之學者。多不讀古文。往往去高字而止。以為結喉。故其誤甚明。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無鹽女。宣王后也。為人極醜。昂鼻結喉。雖有結喉。而退之序不本此。

颶風

離騷曰。溘颶風兮上征。左太冲吳都賦曰。翼颶風之颶颶。班固曰。颶疾也。然則颶風者。疾風也。謝元暉郡齋呈沈尚書詩云。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颶。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颶。注曾颶。高風也。二謝以颶為風何耶。

揚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揚子雲甘泉賦。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說非也。予按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揚雄死於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明日遂卒之說。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為証何耶。

三焦

蘇黃門子由龍川畧志曰。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

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可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欲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欲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為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為長太息也。子由自言得其說於名醫單驤然予按班固所募白虎通其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謂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色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胆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者有形狀久矣叔和既不能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

鹽鹽

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預注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有郇城鹽池是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

鹽河東鹽池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鹽。餘鹽不名鹽也。陸德明釋音云。音古。鹽也。予按古今文士用鹽無鹽鹽之別。雖魏都賦墨井鹽池玄滋素液。政用鹽池事。亦作鹽字。又何耶。管子書地數篇曰。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亦只作鹽字。漢書亦然。當俟博識者。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煮官鹽烟。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池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紀。帝常困於蓮勺鹵中。注如淳曰。蓮勺縣有鹽池。縱橫十餘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陽縣東。予按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然則鹽之地名為斥鹵。故禹貢云。海濱廣斥。左傳表淳鹵。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云。輕其賦稅。予以是知如鹽如鹹字皆從鹵也。故鹽亦作鹽。其說庶幾是乎。

不佞者不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曰。諸臣不佞。杜預注曰。佞才也。服虔亦曰。不佞不才也。語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子亦以衛靈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鮀等耳。考左氏傳。鮀之排難解紛。賢者也。晉王沈

為豫州刺史。至鎮下教。乃曰。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云。蓋沈未深於論語也。

嬙者禁中婦官

應劭注。元帝詔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予以為非。是蓋昭君不名嬙。乃禁中婦官也。按周禮。天子有九嬪。嬪亦婦官也。春秋昭公三年。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預注曰。嬪嬙是婦官。又哀公元年。左傳說夫差宿有妃嬪。嬪御焉。然則應解以嬙為昭君之名誤矣。漢書亦止云。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不斥為名也。然古本漢書皆作此嬙字。何耶。

黃帝炎曲炎當作鹽

沈存中筆談曰。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以上皆筆談。予按隋書樂志云。其舞曲有疎勒鹽。古樂府集隋薛道衡有昔昔鹽樂苑云。昔昔鹽羽調曲。唐亦為舞曲。唐趙嘏廣之為十一章。然則以鹽名曲。自隋已有。存中以為唐世非也。考唐書禮樂志及通曲。皆不具此曲名。唯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婆陀調。鷓鴣鹽。改為白。

鵲鹽太簇商。時號大石調。野鵲鹽改為神鵲鹽。太簇羽。時號般涉調。大序鹽仲呂商。時號雙調。神鵲鹽有此四曲。凡存中所謂阿鵲鹽在焉。然突厥鹽者。豈非隋志疎勒鹽也。子又按張黃南遷錄。載其以元豐中至衡山中。謁嶽祠有之。多從殺滅。然則存中以黃帝炎因近年征交趾而得之。蓋不知南岳有此舊曲也。然芥室詩話以鹽者有味之謂。天子呼來不上船。

唐范傳山作李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王立之詩話以夏彥剛云。蜀人以襟領為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名綴雲房籍。又云。朝衫不上船。拜舞墮巾幘。皆承彥剛之誤也。

牛僧孺聰明臺

國史劉沆列傳。曾南豐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

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以上皆列傳所載。予按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為山賊所擄掠。唯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禾川。迨長為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臺。故老傳為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太學里。既隨計長安。以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為知遇。由是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輔相。時彭昌四世祖居於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孺聞之。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知。默而不能對。及歸為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但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尚存。野史本吉州人龍哀所撰。或得其真。今沆傳以祖景洪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誤也。野史以為故老相傳為聰明臺耳。此國史之失也。又按唐杜牧所撰僧孺墓誌叙曰。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為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常執誼。命柳宗元劉禹錫訪公於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野史以僧孺肄業於聰明臺。十數年。會母死。葬於彼。因隨計

長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為七歲而孤。至十五年依樊鄉以為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母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僧孺以大中一年薨於東都城。南別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玄集載杜甫杜誦詩

唐人有又玄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誦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誦一首。乃是哭長孫侍御。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者。今子美集亦有此詩。恐是編者之誤。然誦名不顯。不知孰是。第四句憲府舊乘驄。又玄集以舊作近。

柳子厚謂李義府為大臣

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缺焉。以上皆柳說。予按舊唐書李義府傳云。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為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然則義府為相。

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

西漢宣帝時。諫大夫鄭昌上書。頌益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按淮南子云。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虫。藜藿為之不采。鄭昌所言。本此淮南屬玉武帝時人。然昌所言為誤。蓋藜藿乃園中之物。而猛獸則伏於山林。故木可稱不斬。而不可稱不采也。

反正

國史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子按漢高祖紀。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乃知熙載失言。

息婦新婦

王彥輔塵史辨誤門云。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殭。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新娶婦者。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說。我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於新婦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

妻及婦人自稱者則亦然。然則世人之語豈無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說。予按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馬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從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失時也。高誘注曰。雖非新婦。所宜言也。然則彥輔辨息婦之誤。而不及此者。豈偶忘之耶。

五行無絕理

今諸命書如唐李虛中本朝林開之大論五行十二位。自長生休囚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以見五行生壯老。然予嘗疑五行無絕理。蓋本於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者。巳為水土絕。申為木絕。亥為火絕。寅為金絕。且五行本乎陰陽。使世一日而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決無絕之之理。蓋絕乃係包字傳寫之誤。乃兩字合為一耳。嘗攷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曰水。其係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係包在亥。至於木。則曰其係包在申。至於金。則

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之理其義甚明且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萎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且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其言晝夜之運則無絕之之理系包本兩字後人傳寫失真合而為一今不取

丁產簿書言丁推

畢仲詢幕府燕談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簿書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當為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蓋唐避高宗諱治興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其及丁而升之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涼風消息幾時來

古今詩話云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息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

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伐也。然予考睦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咏尤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為昊所攬。知蜀主國柄。藺秦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兩字。不達消息遠甚。堯夫又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為道友。關中獨自占詩家。譏滕入蜀。詩家惟堯夫耳。

誤認黃華作菊華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為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華如散金為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穗翠。黃華如散金也。學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為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黃華作菊華。

大小姑山彭郎磯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